

由庚著



诗
酒
情

The main title of the book, written vertically in large, expressive black and white calligraphic characters. The vertical arrangement consists of three characters: "诗" (Shī, poetry), "酒" (jiǔ, alcohol), and "情" (qíng, emotion).

东一
D

A red rectangular label with the number "1" and the letter "D" in white, located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book cover.

JINDU

JINDU NSHEQIN

金盾诗情

由庚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说 明

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,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、知识出版社(沪),自1996年1月1日起,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。

金盾诗情

由 庚 著

出版:东方出版中心
(上海仙霞路355号 邮编200335)
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经销:新华书店
印刷:东方出版中心 鞍钢日报社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(毫米) 1/32
印张:4.4印张
字数:30.9千字
版次:199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1000

ISBN7—80627—029—9/I·35 定价:10.00元



摄影：臧南楠（摄于作者书房）

作者简介

由庚，原名臧书国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生于黑龙江密山。现为丰湖诗社理事。一九八零年开始写诗，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数十首。职业：人民警察。

序

□顾笑言

臧书国是我的老乡，我们都是北大荒人。那一望无际的苍凉原野，给了我们宽阔襟怀；莽莽雪原和大烟炮雪，给了我们烈火般熊熊燃烧的热情；那一望无际大草甸子、河岸上盛开的野菊花、荡荡的雁阵、庄稼梢头滚动的薰风……给了我们近乎野蛮的粗犷。母亲的故乡，唯独没有给我们文化。是对现代文明的渴望，是对一个未知世界的好奇，使我们在相距二十年的时间，先后离开了被灶坑里的蒿草烟和煤油灯熏黑的小村庄，到外面的世界来闯荡。

我们俩应该说有点缘分。因为每个人都按着自己人生轨道运行。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相遇的机会只有二十五亿分之一！一个作家和一

个公安局的副局长，一见如故，成了朋友。不过，那时我只把他当作一个精明、英俊的副局长。在我的偏见中，腰里别着盒子炮的警察跟诗歌、小说之类的高雅玩艺儿，即或是有点联系，也是读读而已。没想到有一天，臧书国突然对我说，他有一本诗集要出版，请我看一看，写个序言的时候，我便吃了一惊。这个北大荒来的警察，居然舞文弄墨，写什么诗，还要出诗集！真是了得。稍微冷静一点之后，我想我完全没有必要吃这一惊。吃饱了没有事干，信手写点分行散文的多啦。于是，我信口说：好啊，拿给我，我给你改一改，润色润色。言外之意是，你那个诗我不用看也知道不行，你不是想当诗人吗，我帮你重写一遍就是了。谁让咱们是朋友来着。

我没有小看他，只是有点自以为是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、发表过一些诗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也是个诗人。只是光阴的逝水把那点激情和浪漫，冲得荡然无存罢了。如今，也偶尔附庸一下风雅，作品如久经风雨的彩旗，随风飘摆，奈何色彩陈旧。

过了两天，臧书国把他的诗稿拿来了。翻

了几页之后，我真的吃惊了。为了避免我有吹捧之嫌，我需要作点说明。我不是说臧书国的诗好得让我吃惊；我吃惊的是没有想到臧书国的诗会写的这么好。

他是现代派，写的是新潮诗。写东西跟农民种地差不多，各自有各自土壤，各自有各自拿手的庄稼品种。高粱、谷子、茄子、辣椒……你不能说种粮食的就比种菜的好；种茄子的就比种辣椒的高明。我是写老派诗的，我也不会写新潮诗。不怕人笑话，我也读不懂那玩艺。但我对新潮诗并无偏见，人家种人家的高粱，我种我的谷子。有时候心血来潮，还真想好好学学，硬着头皮猜谜语似的，猜来猜去，弄得脑袋痛，还是不得要领，只好作罢。说实话，臧书国的这本诗集我大多数读懂了，有几首直到现在还在五里雾中。我想，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集子说三道四。艺术是偏见的产物，有一百个读者，就会有一百种感受。公说公的，婆说婆的，也许公婆都有理。

首先我觉得，臧书国诗有点警察味儿。警察什么味儿呢？——威武，庄严，有阳刚之美。这倒不是因为他写了《一个刑警妻子的抱怨》之

类表现警察生活的诗。这种阳刚之美，可以说是整个诗集的魂。游荡或者说贯穿于字里行间。

其实，这是一本很有文化的诗集。臧书国很有教养。他在这本诗中，几乎涉猎了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哲学……各个门类。有的诗题目就叫《哲学散点》。他居然用自己的诗评论别人的诗。潇潇洒洒，不拘一格。作品所涉猎的内容，是由诗人自身的知识结构决定的。也可以说是知识的广度决定的。而在每一首诗中是否言之有物，则是由诗人的知识深度决定的。当然，这深度也取决于诗人独特的视角。请和我一起读一下这首《台风》

我总是希望台风
大些 更大些
哪怕二十级
把所有的危屋
破旧的巷道
一起卷走 让
我们在
新墟的基地上

重新建造一片辉煌……

这就是臧书国。一个充满了激情，一个雄心勃勃的警察。当然，臧书国还有他柔情似水的另一面。香港回归，他夜不成寐，发出“蠕涌躁动的血浆＼在明晨燃烧的朝霞里＼锻淬＼我中华＼坚硬脊梁！”的呐喊；故乡长满青苔的井台，穿过青纱帐的小路，甜蜜地初恋……对祖国的爱，对故乡的爱，对亲人的爱，都跃然纸上，令人热血沸腾。这一百首诗，组成了一条绚丽多彩的画廊，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臧书国那丰富内心世界的各个层面。严格地说，没有对生活的爱，而且是热爱，就没有诗。这也是臧书国给我的启示。

臧书国能写出这样的诗，是有功底的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还在黑龙江垦区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北大荒星河创作组的成员。写诗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。古人讲，成功有四个要素：师承、禀赋、功力、际遇。因为这个高论出在诸子百家的时代，因此先哲们认为师承，即你跟哪家学十分重要。名师出高徒是也。禀赋是说你是不是这块料，具不具备必要的素质。创作，需要才能。功力，是看你用不用功。天赋比较好的人

往往过分依赖自己的天赋，忽略了后天的努力，而一事无成。这个规律实在是有点残酷。当然，前三者都具备的人，还需要有际遇，际遇用现代汉语来说，就是机遇。机会如电光石火，转瞬即逝。发现机会，驾驭机会也是一种才能。臧书国是有潜力的。可以有更大的作为，也可以有更耀眼的辉煌。

读者要读的是臧书国的诗。我应该知趣一点，就此打住。最后，我想说明一点，就是臧书国的这本诗集，不是没有不足之处。因为我是写序，不是写评论，有些话我们两个可以私下里娓娓道来。那样，他不服的可以反驳。如果我在这里信手写下，那就有点太霸道了。况且，我这人水平有限，驴唇不对马嘴，黑白颠倒的事已屡见不鲜。为了不出笑话，还是少说为佳。

1998年3月20日

(顾笑言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、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，现为中国电影基金会惠州南海文化影视发展公司法人代表、艺术总监。)

日月交辉 风情万种

——臧书国诗集《金盾诗情》印象

□丘金贝

初识书国君，只知道他是个英俊的大盖帽警官，豪饮健谈的“东北汉子”，并不晓得他对诗情有独钟。直到最近他将准备付梓的诗集的《金盾诗情》递到我眼前，我才真正结识了这位不可多得的文朋诗友。别以为玩枪靶子的铁面无情，读了他的诗作，你会感到警官笔下日月交辉，风情万种。

《金盾诗情》收集了作者 80 余首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诗作。大至风云际会，小至心灵涟漪，都呈现在他的诗中。也许长白山的风雪给了他灵感，也许惠州西湖的山光水色给了他诗的遗风，也许大亚湾的波涛给他激情，使他在诗

园中耕耘不辍。十几年之间，收获不薄。书国君把做诗当成紧张的警察生活的调节，极少拿到报章上发表，正因如此，他的诗显得自由洒脱，值得咀嚼回味。诗集中有明白如话的直抒胸臆，象征含蓄的朦胧意象，柔肠婉转的托物抒情，抽象深刻的哲理警言，珠玑杂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书国君是八十年代涉足诗坛的。这一时期，诗歌由“假、大、空”的政治工具，一下子变得朦胧晦涩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出现了“第三梯队”，出现了新生代。书国的诗比较注意和时代生活保持联系，对社会现实不是从表面的功利的角度去描写，而是从历史的、透过生活表层的深入开掘。《金盾诗情》中的大部分诗作，在艺术表现上比较超脱，不追求过份的虚幻缥缈。既重视诗的内容的厚重和质感，又注意表现上的空灵和谐美。《与日交心》、《地球浪子》等诗，面对世纪末的种种困惑，表现了一种种忧患意识和叛逆性格，寄托了拯救人类的渴望。又如《香港，接你回家》一诗，抒写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大事件，由衷喊出：“让天上的所有星星/驻足凝神/听你讲给妈妈/久别归居的挑灯夜话”

其思想与时代息息相通，其情感与华夏子孙水乳交融，不为一首好诗。

诗坛艺术风格多元化格局，为每个诗人发挥自己的艺术长处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所谓“朦胧诗”，实际上是指一些用象征、隐喻手法创作的新诗，这类诗突破了传统的局限，是诗的一次解放。诗之道就是象征之道，诗最忌直话直说。书国在《孵春》中，这样写道：“温柔的风/象一个孵雏的母鸽/孵化了冰/孵化了雪/一个绿色的春天在瞬间脱壳——/她抖着羽毛/蹒跚着走向原野……”诗是讲究意象的，意象的变形，主要不是叙述，而是抒情，并不如实地再现生活，只是描述心理。这首小诗写了春天的降生，抒发了对美丽春天的热爱之情。又如《再生》一诗，作者这样来抒写自身的道德修养：“我把自私的我/抛向大海/让浪涛撕碎迂腐的肌体/然后/让我的灵魂/鼓起泡沫/把剩余的存在/溶进/透明的水滴……”诗运用象征的手法，写出了一个“再生”的“我”，产生了“脱胎换骨”的艺术效果。

诗必须要有自我，才能成为艺术；诗必须要有时代和现实的关照，才能成为时代的艺术。因此，诗人要努力寻找自我与现实的坐标点。

且看《控诉》：

西北风。打开窗门
冲进屋里乱扯乱翻
撕碎日历，打烂花瓶
简直无法无天……
面对洗劫的损失
我向哪家法院起诉
此案——
谁是公正的法官

读了这首诗，使人联想起“文革”那场斗争、
那场浩劫。今天是革命者，明天成了“反革命”，
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一切。作者在这里呼唤宁静
有序的生活，呼唤法制的建立。意象诗具有哲
理美。因为象征手法能加强诗的理性力量。下
面让我们再看看《台风反思》：

和别人不一样
我，总希望台风能大一些
(那怕十二级也好)
把所有的危屋
及陈腐的巷道一起
吹走，让我们在这一新圩的基础上
重新建一座楼群

不需要参考与对比
按我们自己的思维
——塑造

乍一看，此诗与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甚为相似，其实作者在企盼一种彻底改革的精神。“台风”可理解为摧枯拉朽的改革之风。作者不希望“让巷道预先加固/危屋支上助脚/旧的又一次保护下来”，更厌倦那种“昨日台风，无损秋毫”的消息。诗之美美在含蕴；诗之妙妙在强烈的自我意识。此类诗作，占了不少篇幅，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素质。

《金盾诗情》除了上述颇具锋芒的诗作之外，还有一部分继承传统手法的叙事性作品，如《母亲》、《饥荒年月》、《一个警察妻子的抱怨》、《难忘的那条小道》等，这类诗作感情细腻、真挚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写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奥秘。诗，就在你的生活中。只要你对现实生活有所观察，有所感应，并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了。有专门家粗略统计过，我国每年在报刊上要发表五万多首诗，相当于一个唐代（290年）的总和，如果我国拥有五万真正爱诗

的人，就可以称为“诗的国度”了。

书国君是个警官，难得他在百忙中与诗歌这个缪斯结下不解之缘，为读者奉献了这么多佳作。然而，从更高的角度看来，《金盾诗情》中，不是所有作品都能给人留下印象。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诗讲求意境，讲求激情，讲求语言的锤炼。炼意、炼句，是每个作者，特别是诗歌作者的基本功，缺乏基本功就难以创造出精品之作。书国君有强烈的使命感，想象丰富，并不倦地追赶时代的脚步，相信今后会赢得更多知音。

1998年4月于惠州西湖畔吾宅

(作者是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、惠州市作协主席)